

師北京大週刊

Peking
Normal University
Weekly

(期一十百二第)

資 報

本期二大張
每份銅元三枚
每月八分(郵費在內)
全年七角(郵費在內)
●注意凡訂閱在一月以上者，張數增加不另取資。

●北京師範大學數學學會編輯部徵求稿件

啟事

本期編輯部同人已於本月十六日開會，議決由即日起向各會員徵求稿件。會員中如有鴻篇大作，就請於本年十二月十五以前交到本部收可也。

本期同人等所最歡迎之稿件是：

- (1) 初等數學之基本概念。
- (2) 初等數學之研究方法。
- (3) 中學數學之教授經驗。
- (4) 中學數學之參考教材。
- (5) 初級中學數學教材問題。
- (6) 高級中學數學教材問題。
- (7) 編制初中及高中數學教本之原則。

講演

●清代政治與學術之交互的影響

梁任公先生在本校園文學會

講演(續)

汪震 姜師肱
李宏毅 董准 合記

第二次

總合前次所講順治康熙時代之內幕與康熙本人的性格，就中幾件重要事實，可以了解清初學術之來歷。從順治元年到康熙十二年，全學術界盡為前明遺老所支配。他們對於陽明學派或大倡革命，或加以修正，總其旨歸，皆趨於經世致用一途。他們只用大刀闊斧把學問門徑劈開，至其詳細條理，精密，結構，皆以俟諸後人。其中代表人物之最偉大者，為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朱舜水等幾位先生。

一、黃梨洲 梨洲是王學之繼承者，也是王學之修正者。他生長餘姚，為陽明的胞同鄉。陽明之後傳其學者有劉蕺山，而梨洲又劉的高第弟子。他與陽明之關係既深，於王學的根底甚厚，對於王學一面繼承，一面修正，而使王學竟得以善終。王學末流，逼近禪宗，一般學者束書不觀，遊談無根，以靜坐明心見性為其護符，自己之品格毫不置顧，放蕩猖狂，空談高調，甚至如李卓吾所說：『酒色

財氣，不碍菩提路』者。王學之末流，弊至於斯，在劉蕺山當時已有修正，到了梨洲，矯正更多。(他品格嚴正，讀書極富，)所以與其說梨洲為王學之繼承人，勿寧說他是王學的修正者。

梨洲於修正王學外，更擅長史學。清代江蘇安徽兩省多出考証學家，而兩省之派別也不同。江西多文學家，惟浙江則多出史學家，這是地理的關係使然。不過浙江所出史學家尤以浙東為最顯，其原因或者是人的關係。梨洲之父遵素為魏闢忠賢誣害而死，臨死前，囑子致力史學，梨洲時年十四五歲，受刺激至為深痛，所以對於史學終身不懈。他有明史案三百餘卷，可惜已佚，又有宋史稿也未完成，現存最重要的大著作為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兩書體裁系統，皆極周密。他的門生萬季野(斯同)史學最優，現在二十四史，除前四史外，最好的要數明史，而明史之材料，則出於萬。原來現在之明史題名『橫雲山人』者，即係

王鴻緒，王以不學之人，主撰明史，其中十八九皆竊自萬。歷來獨力作成一史者，太史公班固孟堅之後，要算萬氏季野了。梨洲再傳為全謝山，(祖望)又傳而為章實齋(學誠)，都是浙東人，現在章太炎也應屬於此派，他的根本學問以我說很受些梨洲的影響。不過這也奇怪，他只恭維顧亭林，而不敬重黃梨洲。總之，浙東派論史卓見，確是梨洲開其端。

梨洲是陽明學派之結局人物，也是清代史學之開山大師。

二、顧亭林 清代各學派的門徑，皆自他開端，論有清一代學術分上，他要算『太祖高皇帝』了，所以任何學派皆不能對他有微詞的。他的品格極方嚴，他雖是江蘇崑山人，而却嫌南人文弱輕浮，所以後半生的生涯，盡在北方。他全生涯的方向，受他母親的感化很大。他幼承祖父命出繼堂叔為子，他的母親王氏十六歲未婚守節，撫育他成人。他一生學問，一部分得自祖父，一部分得之母教。崑山為清兵陷後，母餓二十七日而死，(母時年五十六)死時，遺命其子不得事滿洲。他本是一位最富於血性的人，又受其母親的感化與最後熱烈的刺激，故其終身人格和全生涯之方向，遂確定不移的從此立住。他初時只肯把母親淺殯，立意要等北京恢復，崇禎奉安後，再舉行葬禮；過了兩年，覺這種希望很杳茫，纔勉強把母先行安葬了。

。當時隆武(唐王)在福建遙授他職方司主事，他以東南悍將情事不足以成事，且又地利不宜於進取，於是決計棄家北游。他想通觀國內地理形勢，陰結豪傑，以圖光復。旅行終年，賴他善於理財，始終不曾困乏。他每到一地，認為有注意價值者，便暫住從事墾田，墾好了交給朋友或門生經理，又往他處。河南淮河一帶，山東登萊一帶，奉天遼陽，山西大同等處，他俱到過，他到處皆作政治活動，而皆帶着秘密性質。他以為南方人力上不足圖光復，地理上又難佔優勢，故其足跡所至，皆限於北方。他的光陰，一半都消磨在旅途中。他每出遊，照例用兩匹馬換着騎，兩匹驢帶應用書籍，到一關塞險要地方，即尋老兵退卒，野人村夫問長問短，一有不合，便即開書對勘。他的最大目的，只是調查地形險要，一切社會情形和風俗及考古，並不十分注意，不過是附帶的記載一點罷了。他往還河北諸關塞者十幾年，實際上皆作政治之活動，但以餘力從事學問而已。

故老相傳有他一件軼事：前清三百年中，在山西有握金融界樞紐之「票號」者，其組織極為奇離，無論多少家總是一樣組織法，而號規之謹嚴亦大略相同。有人說這就是顧先生幹的事。他的資本據說是李自成逃至山西留下的。這種票號從清初直到清亡，入民國纔算更易。究竟這種事真假不

敢說。總之，他的為人是奇異的，他的天才既極高，他的事跡，自然也絕非書癡子一流所能作。他為人方正嚴肅，不稍假借，無論如何，絕不作敷衍事，不講門面話。他素日早起早睡，任何人請他吃飯，日將落即去，如請其稍為逗留，俟篝燈送行，他便說：「天下除私奔盜竊兩種人，焉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從此可見他的為人。

他據論語「行己有恥」，「博學於文」兩句為做人與做學問的標準。他深憾當時廉節掃地，學術空腐，極力標出恥字以提撕警醒。他最痛心的話是「士大夫之無恥謂之國恥！」據我說：我們五月七日，因為別人強暴，我們不能抵抗，實在算不得國恥；惟獨今年十月七日那般士大夫昧良喪心墮行無恥，纔算國恥！不知他先生若看着這種現象，將作何種感想哩？他的書中像這樣針針見血的話，講得很多。他的人格感化力，到了清末，如章太炎和我，皆受了極大影響。他一生提倡學術人格交相並重，他對於陽明大膽的舉起叛旗，他以為只有經學，無所謂理學，經學即理學。這話對不對，是另一問題；不過清代一般學者，則視此語為一種信條。他對於朱子很恭維，因為朱子的即物窮理，與他的主張大致相同。他對於陽明則力持挑戰態度，大肆攻擊，他以為晉之亡也以王衍之清談，宋之亡也以王安石

之新法，明之亡也有王伯安之改良知，相提並論，同事排斥。這種說法，我本人不大贊同，因為我對於荆公陽明皆極佩服，不過於此處很可看出他事實求是，反對空談。他如果看見現在青年高談「馬克斯」，晨報附刊之無味的吵嚷的學風，恐怕他又又要討厭反對了。

他講考証學的範圍，並不像後來那樣窄。他既不喜當時空疏無據之空談，所以立言總以找出實在証據為準則。日知錄一書很可表現他這種精神。他主張「博學於文」，「文」字非指文章及書籍中文字。他說：「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論語：「堯舜焕乎其有文章，」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就是他所主張的「文」字的大意。就各種學問而研究其條理，即是「博學於文」。他的精力絕人，學問上開出很多的方面，日知錄序潘次耕說他：「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所以清代的學問，如經學，史學，音韻學，金石學，考証學等皆顧先生開其端。

三。王船山他生在地域較為偏僻，文化比着稍低的湖南，死後二百年，大家纔知道他。所以他對於後學發生的影響，也很晚；他當時很少與人往來，又不肯開門講學，所以沒有甚麼相識和門生，不像黃顧兩位先生之聲氣那樣廣。清初下令漢人薙髮，不從就要下獄破家，一般遺老如黃梨洲顧亭林等既不肯削髮去常和尚，又不甘心作滿州奴，但是沒有方法解免，只好薙髮拖帶那條猪尾。船山住在衡山，抵死不肯薙髮，便只得躲在深山中，足跡不敢到城市。他著書極多，道光咸豐間，鄧湘皋(顯鶴)從事蒐集編成一張書目，同治時候，曾沅圃(國荃)刻成船山遺書七十七種二百一十五卷，此外不曾刻的和佚去的還很多。他的遺書中最通行的讀通鑑論宋論兩種，在清末為考策論的藍本，這兩種書內提倡種族主義的話很多，他自己政治上意見，也常常借着批評史事來發表。他論史的眼光很特別，他的論斷也很多翻前人的案，這兩書在史學界上，總算有很大的威權和功績。對於政治上就是清代後來的政治改革，也多少有受這兩種書的影響的地方。他對於宋儒很佩服張橫渠一人；但他比着橫渠却更有深刻的研究。他委實想獨創一派哲學，他對於性的見解，和前人都不同。以前有的說性是善的，有的說性是惡的，有的說性是善惡混的，却只在形而上的地方發高

論。他以為先不要問性是什麼東西，先要問我們怎麼知。他有知性論一篇把這種主張提出。他說：

言性者皆曰，吾知性也。折之曰，性非然也，猶將曰性胡弗然也。故必正告之曰，爾所言性者非性也。今吾勿問其性，且問其知。知實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實，皆不知也。……目擊而遇之，有其成象，而不能為之名。如是者於體非茫然也，而不給於用。無以名之，斯無以用之也。……知名而不知實，以為既知之矣，則終始於名，而惛恍以測其影，斯問而益疑，學而益僻，思而益甚，其狂惑，以其名加諸迥異之體，枝辭口興，愈離其本。……夫言性者則皆有名之可執，有用之可見，而終不知何者之為性，蓋不知何如之為「知」而以「知」名當之。……故可直折之曰，其所云性者非性，其所謂知者非知。……蓋齋文集卷一他這種哲學出發的方向，很與西洋哲學趨勢，有些相似。西方哲學家前此惟高談本體，後來漸漸覺得不辨明知識之來源，則本體論等於瞎說，從此認識論理學就成了哲學的主要部分。中國最初所講哲學，大抵不問知識的來源和本質，所以船山的這種見地，在學術史上總算有極大的貢獻。我對於船山的學問，未得深加研究，所以即刻難把他具體講出，以後如有人能致力於此，我相信總要有很多發明罷。

。船山學術，二百多年沒有傳人，到咸同間，羅澤南曾文正等始稍受其影響。晚清之末，三四十一年間，立憲革命兩派主要的人物，如我的朋友譚嗣同，他就是最得力於船山的。

四·朱舜水 他在國內幾乎沒有人知道；然而却在外國發生莫大的影響。他也是浙江餘姚人，而為陽明梨洲的胞同鄉。我們研究他的傳記。知道他曾在舟山和梨洲同事一年；但他倆却是不曾相識，說來總算奇怪了。我們推測這種原因：當時梨洲才華很好，早有聲名，而舜水韜光匿名，不事表暴，而且他又不喜陽明學派，因此兩人遂相隔閭。梨洲不知舜水，舜水亦復看不起梨洲，也未可知。梨洲晚年曾有過記兩異人的一篇文章，其中一個就是朱舜水；但他把「朱」誤記為「諸」，姓就記錯了。舜水在遺老中，最為激烈，在初阮大鍼和軍人方國安想收羅舜水，他就逃跑到舟山，隨後又逃到日本。福王失敗，魯王唐王以鄭成功支撐十五年，十餘年中，舜水時而跑到日本，跑到安南，跑到暹羅，時而返回國內，來往舟山廈門各地，天天奔走國事。他曾和張蒼水煌言在舟山共事，他曾入四明山助王完勛（翔）練塞兵，他又曾隨鄭成功入長江北伐。他想聯絡安南暹羅日本那些華僑，以圖恢復，中間所歷艱難危險，多到不可名狀。有一次安南王莫氏想攻梨氏，聽說舜水的學問文章很好，特召之去

作他的「秘書」官，教他拜禮，他不幹；當時曾殺了好多人來當面威嚇他，他仍然不少屈。他的堅強卓絕，可想而知了。

到了最後，明室百無可為，他又抵死不肯薙髮，只得亡命日本以終老。當時日本排斥外人，不許居住，有幾位民間志士，很敬重舜水，設法破例留他住在長崎。他自食其力，種菜為生。後來因為他的人格的高尚，學問的淹博，漸為人所知。在長崎住了七年，日本宰相德川光國迎他到東京，待以賓師之禮。德川光國親自受業為弟子，其餘藩侯請業的也很多。這很像我們中國春秋時代諸侯延聘客卿的樣子。光國對於舜水真是恭敬極了，他每經過舜水門前，便棄轎步行，時或問疾，也是柔聲下氣，不敢驚動。舜水對他們隨便講說，問或筆談，現在舜水遺書，即係德川光國為之收集刊刻。舜水以極光明俊偉的人格，平實淹貫的學問，和肅誠和藹的感情，給日本全國人以莫大的感化。日本史家盛稱的「德川二百餘年太平之治」，其最大功績就在舜水。後來德川光國著一部大日本史，專標「尊王一統」之義，五十年前，德川慶喜歸政，廢藩置縣，成明治維新之業，光國這部書功勞最多，而實在也就是舜水的影響。前年日本為舜水做三百年紀念，舉國若狂，所有的出版物新聞雜誌之類，皆標着「舜水號」，可見他感人之深

了。他後來死在日本，就葬在日本現在的第十高等學校地方。（現在日本第一高等學校校址，即係德川光國為舜水所置之住宅。）辛亥那年革命之後，我們主張把他老先生的骸骨遷運回國，日人大為反對。此次日本地震，我很怕他的墳墓遭了不測，後來還好，聽說沒有什麼，而且地震的時候，還有許多中國留學生，在此處避難的，以我想這些留學生於患難之中，得瞻仰這位老先生的遺跡，對於他那蒙難堅貞的精神，應受不少的感化罷！

舜水一生學問，在中國沒人知道，而跑到日本發生這樣大影響，他可說是我們中國學界之哥倫布。

晚明遺老，於舊學風站不住的時候，而東衝西突，各自努力去創造一種新學派的人很多；不過其所成就，都比上述四位先生較小。大概從順治元年起，直到康熙二十年，學術界的狀況，都是這種創造的學風，結果只算於學術上開了多方面的門徑，實際條理和細密的地方，都是不曾作得成功。

康熙二十年後，形勢漸變，遺老大師，都已凋謝，後起的人，對於滿洲政府，不似先前那樣之激烈反抗的態度。先輩所講的「經世致用」之學，原是想推翻滿洲的，到這滿洲政府基礎鞏固的時候，再想建設一種理想的政治，已是不可能了。本來講論政治，

要當根據現代政治的狀況。那時政府既不能與談自己之理想和主張，而經世致用之學離却了現在，又都成了空話。梨洲亭林當時還勉強不算爲空話者，他們希望有些人能夠行其主張，已竟知道主張沒人行，那麼，與其發爲政治的空論，到不如單講學術之爲愈。(我現在就是這種態度)康熙中年以後，經世改用的學風，一變而爲考証之學，這是第一種原因。

清初經過文字獄的險惡時代，大家一開口便罹奇禍，無論如何不畏強禦，皆不能不爲緘口。當時遺老也就沒人敢再輕談政治，而只得寄精神於考証一途。這是學風轉變的第二個原因。

康熙平三藩後，社會安寧，一般人都很安心作學問；但是要談心性的學問呢，不高興作；要談經世致用的學問呢，却又不能作。一個人的聰明才力，沒有發洩的地方，遂不能不轉一個新方向來治他種學問。這是學風轉變的第三個原因。

康熙帝對於學術很努力，而對於各種文化，又都有興味，聲氣所撥，大家也都受些影響。這是學風轉變的第四原因。

有了上邊四種原因，所以從康熙二十年後的學術，講到波瀾壯闊氣象宏大，皆不及前；但是條理的精密和切實處，則遠非以前所能有。——歷來學術史上有種公例，就是在社會亂離的時候，人的力量只能顧到創造一方面

，等到社會安定之後，乃把以前之所創造者，加以整理。清代學術，也逃不了這個公例。

康熙中年以後，學術上重要的潮流有五支：

(一) 閩百詩(若據)胡東樵(渭)一派，承接顧亭林，乾嘉以後之經學，皆其所開。

(二) 萬季野(斯同)顧景范(祖禹)一派，承接黃梨洲開後來之史學。

(三) 梅定九(文鼎)王寅旭(錫闡)一派，努力於天文歷算——自然科學，承接晚明耶穌會的利瑪竇一派，而開後來之科學。

(四) 陸桴亭(世儀)陸稼書(隴其)張楊園(履祥)張昺若(爾岐)一派，承陽明學派之反動，而宗程朱。

(五) 顏習齋(元)李恕谷(孫)王崑繩(源)一派，他們對於從漢以來之二千餘年的學術，都持反抗態度，他們那種大膽的破壞，前此真沒有人能及。他們的學術特色，在排斥一切空談靜坐的枯寂學問，和一切記誦考證的支離學問，而提倡實用和「習動」。他們以爲靜坐空談學問，必至厭事，廢事，柔脆無用。他們以爲談天說性都是不相干，應該是「振起精神，尋事去做」。像他們這樣很具有近代精神的人，我們如果不師其跡，而師其意，在今日還是很適用的。

此外派別很多，不過這五派算其

大者罷了。

過此以後，就到了滿清全盛時代，——乾嘉時代，各學派皆就停滯，只有考証一派學問盛行。說到這裏，就發生了兩個問題：

第一，科學一路，既經康熙的提倡，學者的研究，爲什麼後來忽然中止？

第二，以前學派如此之多，何以後來全就消滅，只留考証和訓詁一派？

現在先回答第一問：

科學主要源頭，爲「耶穌會」，晚明之際，耶穌會的傳教士，如利瑪竇陽瑪諾若望等到中國來，中國學者如徐光啟李涼庵等都和他們往來。徐李以學者而兼高位，到清康熙帝又加意提倡，「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一時風氣大開。但到後來發生兩個波折，一是關於「耶穌會」的自身，——是關於中國的內政，——科學一派却又中斷了。

「耶穌會」傳教的方法，總算巧妙，他們以爲初到中國來，急着傳教，怕引反感，所以先拿科學的介紹作先導，等到得了信仰，再傳他的教，就容易了。他們又徇中國人的習慣，以爲中國人拜祖宗祭天地，和他們教中的「不拜偶像」的宗旨是無衝突的，拜天就是敬上帝 God。羅馬教皇聽說了這種辦法，以爲違犯教旨，大發雷霆，乃於一七〇四年，下教令不准「耶穌

會」用這種態度在中國傳教，並派特使多爾孟(法人)到中國監督查辦。康熙四十四年，教令發布，康熙大怒，把多爾孟押解至澳門，其他各教士亦多被逐出國外。那時正當葡萄牙人與法人爭教權而起惡感，適多爾孟爲法人，就把多氏殺却了。「耶穌會」經了這次挫折，科學的萌芽，也遭了很大的打擊，——這是科學中止的一個大原因。

此外有官書未載而爲故老相傳之一事，與這個問題也有關係。康熙末年，第八王子與太子爭位，結果以第四皇子雍正即位。從康熙五十二年，爲着這個問題，鬧了好幾年，因爲他們宮庭的私鬭，也隨着影響學術界。原來「耶穌會」專好結納那些閹人，所以早和太子結合；雍正則意在奪太子，而聯結喇嘛。到後來太子失敗，「耶穌會」也隨着一敗塗地。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滿寶說是洋鬼子好搗亂，奏請把外國人驅逐出國，於是除在欽天監作事的幾個外國人，其餘盡被解送澳門去了。康熙六十年來之科學修養，到此根本剷除，而此後與西洋學術斷絕來往者遂二百餘年。——這是科學運動停頓的第二個原因。

第二，爲什麼各派學術全就消滅，只餘考証訓詁一派？

雍正爲人，刻薄殘忍，其帝位全爲陰謀所得，不能不以手段來治理國家，所以即位之後，殺害兄弟，誅戮大

臣，到處派偵探，監督各方面，簡直是一個恐怖時代。
故事相傳：有他的大臣陳某新年在家玩牌，少了一張，過幾天朝見時，雍正問他在家何作，像陳以實對，雍正隨將其所失之一牌與之。這樣人人都謀自保還來不及，那還有力量研究別的東西？

講到文字獄，清初狠鬧了幾次。康熙末年，爲着太子的事情，很不高興，又有與興文字獄。雍正二年，汪瑤奇一案，四年查良亭呂留良等案，又誅連了很多的人。在前文字獄還得經過告發，現在則完全由雍正自己羅織而成。

雍正本無學問，而又好出風頭，他一生有兩種得意的書：(一)揀魔辨異錄(二)大義覺迷錄。前者是同一個和尚開辯論的書，後者是與一個鄙秀才辯論的書。兩書記載的，都是他的宗教政治談。一位大皇帝同着一個窮和尚打筆墨官司，這等事古今中外都很少見。要說爲求真理起見，自然也不能限定不教皇帝加入，不過他的態度，太不好了。當初法藏(禪宗)的弟子弘忍著有五宗教一書，雍正見了大怒，隨著揀魔辨異錄來批駁他，書成，又下了幾千字的上諭，教盡焚毀五宗教之書，並教法藏一派的和尚返俗，這簡直和「羅馬教皇的」派子差不多了。大義覺迷錄一書更奇怪了！湖南有個秀才名叫曾靜的，受了一點民族主義的影響，天天在那裏想着赶走滿洲人，他上書岳忠琪說他是岳飛之後，教他造反，並數了雍正的殺戮兄弟誅滅

宗族的十大罪狀。忠琪將他的書原樣上給雍正，雍正說他是妄人，親自提訊曾靜，面與駁難，把這種口供彙集成書，名大義覺迷錄。結果將會靜屈服了，並代作一篇歸仁說附在書後。他以為曾狂愚不足怪，一面市恩令其無罪返里，一面則族其師呂留良三族。大義覺迷錄一書頒發學宮，使大家當作論語孟子讀。乾隆年間，復將此書收回焚板，遂成一種禁書，後來再想謀此書看也殊不易得。大抵其中不少自暴其醜的地方，所以不願人見了。

雍正是在位十三年，對於學術思想，亂事干涉，全國很受些束縛的影響。到了乾隆這位開少爺，他的學識雖然有些在他父祖老太爺之上，而他好慕虛榮，一面要做他的文德武功，一面又要問問各種學問，所以他的猜忌之心，與其父祖簡直不相上下。他對於學術界，一面干涉，一面提倡，從他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的幾年之中，屢次發表禁書之外，更焚毀了書籍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之多，所謂「黃金時代」的思想之自由有如此！在這種專制權威之下，一般人聰明才智無所可用，乃不得不攢在這種不生亂子的考據古典的一種學問裏去。
記得有部小說說清宮那時演戲，動致鬧亂子，一演武松打虎之類，他說是誨盜，演別的戲他說是誨淫，演忠義的戲，他說於種族有關係，到了無

東西可演的時候，只好拿着封神傳和西遊記上那些「齊天大聖」一類的虛幻飄渺的戲來演。清代的考證學，猶之乎清宮演「齊天大聖」的戲是一樣。至於考証學派的好處，和他的結果，下次再講。(未完)

訓令

教育部訓令第二一五號

令北京高等師範學校

爲令行事准國務院第二一一四號公函以財政部提出民國十三年二月份起正金銀行所扣鹽餘項下每月尙餘拾伍萬元擬即專指爲京師國立八校及公立各校教育基金一案茲經國務會議議決照辦等因抄錄原件函部查照等因到部合即令行知照此令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
教育總長黃郛

陝西教育廳公函第一四〇號

逕啓者案准京內外各校先後函報本年暑假畢業各生姓名到廳該畢業生等所遺內國留學津貼缺額自應查核遞補查

貴校陳生杜成業蔣崇謙高崇馬汝梅艾錦江李楷楊田政延廣譽張永耀杜成姬姬章段文卿魏江漁等先後記名立案較前應即准予遞補遺缺每人每年給洋壹百元自本年下期起支以示鼓勵相應函請查照將該生等年貫班級學科及入學畢業時期開具送廳備查並請轉飭知照爲荷此致
北京師範大學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圖書館公布

新到雜誌

安徽教育公報 第二十二期
直隸教育旬報 六年三十一期
博物雜誌 第六期
建設週刊 第一二三期
中華教育界 十三卷二三期
心理 二卷四期
東方 十九號
國際公報 第四十九週刊
經濟 第三十六號

新到英文書籍列下

Winchell, Elements of Optical Mineralogy. 54-9w721
Moses, The Characters of Crystals. 548M858
Herbert,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Evolution. 5-75M415
Leith, Structural Geology. 551.8L536
Lill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ck. 536-5L628
Fies, Economic Geology. 553.2446
Pfeiffer, The Physiology of Plants. 581P475-vol. 1-3
Lan, Text Book of Comparative Anatomy. Part 1-2 591.41251
Willis' Research, in China. 915.1w679 vol. 1-2
Willis, Research in China. 915.1w679
Blackwelder, Research in China. 915.1B568
以上各書均撥博物系研究室
新到英文雜誌列下
Aviation, S.19.26 vol. NO. 2365-2366
The Electrical.
The Far Eastern Review, o. 19 10
woman in China. O.13, 20, 27. 1 46-48
Chung Hwa English weekly. 225-231
School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o. 23 198
Educational Review. o. 66 328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 Ag. 35 5
Public Libraries. o. 28 8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20 8
Cumulative Book Index. s. 26 2
Educational. o. 64 2
The School Review. o. 31 8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o. 6 5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S. 21 4
English Student. N. 9 11
English weekly, 421-423
The Outlook. o. 3, 10.

圖書館啟事

贈書鳴謝

夏元璽先生

公司條例釋義 一部

Eigennachting Gebchieden 一部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六冊

平民學社

平民三週紀念冊 一部

張培民先生

中國地理 一部

陸世益先生

The Forerunner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 十冊

張耀翔先生

不讀佛經不知基督教之短長 一冊

八識規矩頌貫珠解 一冊

傅東華先生

青島 一冊

許興凱先生

智慧測量 一部

陸懋德先生

周泰哲學史 一部

Mr. J. E. Esslemont

Bahavilah and the New Era.

事務會議議決錄

十一月十八日

出席者：陳行可(主席) 劉誦青 馮陳振鐸

- 張紹周 蔡潤生 查勉仲 陳景唐
康叔仁 王仲達
一、關門後事務上維持方法，仍照放假時辦理。
(各部事務接洽時間每日下午二至四)
二、圖書館開於時間，俟得八校聯席會意見後，提交圖書館主任酌量辦理。

十一月三十日議決錄

出席者：陳行可(主席) 張紹周 陳景唐 邵亞琴 張幹庭 馮陳振鐸 劉誦青

- 一、史地系主任請將該系應差張瑞提升出納手案，議決：在庶務部記名俟明春考核聽差時，一並辦理。
二、學生自治會總務委員請求注意澡堂清潔案，議決：請庶務課辦理。
三、本會參酌學生自治會送來徽章樣式二種，製定本校學生徽章。(樣式另行公布)

十二月七日議決錄

出席者：陳行可(主席) 馮陳振鐸 張紹周 劉誦青 查勉仲 邵亞琴 蔡潤生 張幹庭 陳景唐 康叔仁(書記)

- 一、事務課關壽椿等請借薪五成案 俟經費領到後再議
一、學生徽章案 選定改妥之第二種其經費照例由學校學生各担一半
一、女附中借用之波以耳定律器使用破損應行賠償案 議決函催該校及該校理化教員請速賠償否則由本校代為購買由該校出價補還
一、自治會舉行新年俱樂部補助津貼案 議決提交評議會

學生自治會

促請范校長就職上教育部文

呈為懇請敦促范校長早日就職。以維學校事。竊惟師範大學。培養全國中等師資。訓練教育專門人材。於學術則廣收衆長。於事業則接近社會。自教育言之。繫全國之命脈。自文化言之。關民族之興衰。學校既屬重要。校長必得人選。范靜生先生長校。實為中國唯一適當人物。范先生早年曾受師範教育。對於師範教育。素有研究。兼以學識淵博。道德高尚。兩次考中歐美教育。多有心得。全國教育專家。無不稱之。此范先生為唯一人選者也。范先生矢志以改革全國師範教育為己任。惟託諸空言不如見之行。師範大學。成立未久。以范先生長校。正合范先生之志願。必可大展懷抱。多所鴻圖。此范先生為唯一人選者也。范先生人格聲望。全國仰式。任事負責。專尚實際。師大關係全國文化。使之長校。必可開風感化。廣被全國。洗滌舊俗。挽回頹廢之風。此范先生為唯一人選者也。范先生為唯一人選。徵之全國。皆無異議。經大總統任命長校。全國歡迎。乃范先生自海外歸來。國內情形。尚未明悉。兼之教潮發生。教長乏人。因之徘徊觀望。裹足不前。惟校中既無校長。一切計畫難以實現。制度方面。學校既改師大。設施自宜革新。乃因缺乏校長之故。一切制度。均仍舊貫。名不符實。無人負責。此范校長不得不早日到校者一也。高師改大。程度提高。聘請新師。乃為急務。乃校中因無校長負責之故。一切行政。因循敷衍。舊有教員。本已不敷。延聘新師。無人過問。影響學業。至深且鉅。此范校長不得不早日到校者二也。學校組織。因襲舊法。經費既未增加。擴充自難實現。必賴破除舊例。大加整頓。取泰西之新法。謀全體之改善。方能有所擴充。校長無人。何以進行。此范校長不得不早日到校者三也。范校長一日不到校。師大即一日不穩固。我總長以振興中國教育為志。挽救國立八校為心。師範大學之重要。早在洞鑒。師範大學之發展。諒必同情。學生望范校長之來。已非一日。我總長維持教育。護庇學子。伏乞俯鑒下情。敦促范校長早日就職。到校視事。不勝企望之至。謹呈 教育總長黃。

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

歡迎范校長幹事部代表報告

十一月二十七日 本校組織董事會問題，本部代表曾疊向師大籌備委員會催促，以期早日成立。日前查良劍鄧芝園(均師大籌備委員會籌備員)兩先生赴津，親與范校長先事接洽。兩先生昨已返京，本部代表曾電詢鄧先生，並親調查先生，面詢一切。茲將得來消息，報告如左：
師大籌備委員會至遲下星期當可開會。董事會組織，正在擬訂；董事人選，亦經談及；開會時當可詳細討論。一俟與政府接洽妥協，即可成立，為期當在不遠。范校長并允任董事，主持一切。
范校長就職問題，已由本校評議會呈請教育部敦促，本會亦作同樣請求(呈文見另條)；如教部允予負責，經費亦略有把握，則范氏當可勉為其難云。
總務委員會通告
(一)十一月二十四日
本會遵照學校事務會議議決，徵求徽章式樣，計共收到四十六種。茲特公佈，請諸同學記名投票，並於名下書明徵章號數，限於本月二十七日收回，當以得票最多數之兩種，送請學校事務會議斟酌採用，特此通告。
(二)十一月二十八日
徽章公開投票，業於今日上午由本會職員在本會事務所開票，計共收到六百二十九票，第十九種得三百六十九票，第一種得四十三票，當即以此兩種式樣提交學校事務會，催請趕製。特此通告(徽章式樣俟學校決定後再繪登本刊)
(三)十一月三十日
本會已遵照前次通告，將得票最多之徽章式樣兩種(十九及一)送請學校事務會議核奪。諸同學如有意見，請以書面逕向事務會議陳述，或交由本會轉達(送到本會事務所)，為荷！

本 附 屬 中 學

附屬中學校十月分支出分類清單

俸給	薪俸	工食	文具	紙張	簿籍	筆墨	印刷	雜件	郵電	電話	郵票	電報	購置	教授用具	圖書	雜品	消耗	茶水	電燈	煤炭	油燭	理科	手工	修繕	土木	雜項	雜支	報紙雜誌	零用	總計	獨立款
	三千八百八十八元	二百零七元六角		六十七元六角四分三厘	四元五角	十五元零九分	七十元六角七分八厘	十二元四角一分九厘	十二元	十二元	二元六角七分	二元二角八分		四元八角四分六厘	十六元八角六分	一百六十元五角七分九厘		八元五角九分八厘	三十四元三角二分	二十二元四角	五元八角	二十七元六角零四厘	十二元八角九分七厘		二十一元五角	三十一元零三分二厘	十元三角四分	四十一元九角九分三厘	四千六百二十八元六角四分九厘		

體育 十六元四角九分五厘

校友會數學部第二組(舊制) 三年級)紀事

趙德潔

本組於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在舊制三年一班教室舉行本學期第一次講演會。是日到會會員及旁聽者，甚形踴躍。由主席宣告開會後，即由講員依次講演。講員皆口齒清晰，解釋明瞭；聽者頗為動容。講演畢，遂請指揮員張羽豐先生批評。旋即散會，時已五時餘矣。茲將當日講演員姓名列左：

- | | |
|----------|----------|
| 第一題 孟廣益君 | 第二題 汪燕傑君 |
| 第三題 冷對德君 | 第四題 嚴承譽君 |
| 第五題 張秉禮君 | 第六題 韓增德君 |
| 第七題 陳珪如君 | 第八題 沈仁元君 |

北京工業大學師大附中校友分會成立

附中畢業及修業學生，於出校後成立校外同學會者，計有留學日本及清華學校等處。茲北京工業大學於上月二十二日，又成立同學會，定名曰『北京工業大學師大附中校友分會』。公推張世綱陳寶華陳福薰柯富燮四君為幹事。開會之日，由本校張小元君代表教職員與會。該會並於是日歡迎新同學。演說，攝影，極一時盛事。茲將會章及會員錄列左：

北京工業大學師大附中校友分會會章

民國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成立大會議決

- (一)大會定名為北京工業大學師大附中校友分會
- (二)本會以交通聲氣聯絡情誼發揮母校無上之精神為宗旨
- (三)凡師大附中出校學生之現在工大者均得為本會會員
- (四)每年開大會兩次於春秋二季舉行之臨時會無定期得由幹事召集之

- (五)本會設幹事四人經理本會一切事務由會員公舉之
- (六)幹事每年於春季大會時改選一次連舉者得連任
- (七)本會會費分常年費及特別費二種常年費暫定

北京工業大學師大附中校友分會會員錄

姓名	號	住 址	科 別	出母校年份
辛裕貞	少辰	東茶食胡同西頭十五號	研究班	民國六年
鄧啓鵬		駝駝胡同十七號	研究班	民國六年
施京	子京	南順城街一百一十一號	研究班	民國七年
江善藩	伯屏	絨線胡同	研究班	民國七年
劉化庫	養軒	果子巷羊肉胡同三十號	研究班	民國七年
金輯端	襄七	小石作二號	研究班	民國九年
張世綱	楊茲	方磚廠二十一號	研究班	民國九年
張中燾	亞輝	香爐營頭二十三號	研究班	民國九年
高振聲		細瓦廠五號	研究班	民國九年
陳寶華	泉芳	宣內絨線胡同百五十八號	研究班	民國十年
翁 惕	頤堂	六部口新平路三號	研究班	民國十年
黃寬濟		宣內象來街三號	研究班	民國十年
懷桂彬	桓甫	官家園上街二十五號	研究班	民國十年
潘錄元	蔭彰	西四小絨線胡同十號	研究班	民國八年
王紹獻	文輔	西四小絨線胡同	研究班	民國十一年
陳福薰	震南	祖家街京香春	研究班	民國十一年
程寶葵	慰九	獅子府九號	研究班	民國九年
王汝驥	班如	前內燈草店三號	研究班	民國十年
鄭 炳	炳奎	六合大院五號	研究班	民國十一年
馮美陶	鏡淵	石驢馬大街橋北四十九號	研究班	民國十一年
高則同	理卿	西城小沙果胡同四號	研究班	民國十一年
相富燮	伯英	皮庫胡同三十七號	研究班	民國十二年
李名側		李閣老胡同東牛角胡同二號	研究班	民國十二年
羅耀雲		粉子胡同華豐公寓	研究班	民國十二年
鄭萬芳	瓊侯	山西街十二號	研究班	民國十二年
范治論	立之	受璧胡同十二號	研究班	民國十二年
柴景旭		崇外粉廠大院八號	研究班	民國十二年
丁國璋		交道口三條	研究班	民國十二年
王引孫		梁家園七號	研究班	民國十二年

張儉如 西磚胡同十一號
俞崇立 宣外大街二〇七號
陶振庸 二龍坑貴門關八號
唐文漢 珠巢街香山會館
陳厚堪 溫家街十二號

校務紀要

一、擴充圖書館

本校現擬擴充圖書館，添購各種圖書，以供教職員及學生之參攷，除已由各科研究部妥為計畫外，並布告學生對於圖書館應添置何種書籍，可於本星期內向圖書館領取購書單，逐項填註，投入該館意見箱內，以便彙核購備云。

二、處置患病學生

本校此次檢查學生體格結果，計患顆粒性結膜炎者，三十一人；患腦齒者二十一一人；患肺弱者十一人；患心臟病者九人；患疥癬者二人，患耳疾者三人；患甲狀腺腫及腳氣病者各一人。業由本校酌量學生患病輕重，或由校醫診治，或函告該生家長，轉飭赴醫院治療，以期痊愈，俾便到校受課。

三、審查學生成績

本校各班學生本學期內對於學科成績，如有不及格之傾向，或對於操行有不良之表徵，應由該科教員或學級主任隨時予以勸誡或糾正。本校於本月六日開教員會議，審查學生成績，其品學較劣者，除由校告誡外，並通知各該生家長，請其隨時訓導，俾知改善云。

本 校 附 屬 小 學

國立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小學檢查學生疾病統計表

年級	病名	顆粒性結膜炎	中耳炎	白 癬	貧 血	總 共	附 註
二年甲		9	1			10	此項檢查係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初旬舉行外有一年甲一年乙五年丙三級兒童因係暑假後新招學生在招考時曾有詳細檢查故此次檢查未行加入
二年乙		6	1			7	
三年甲		4				4	
三年乙		12		2		14	
四年甲		6	2	1		9	
四年乙		9		1		10	
五年甲		3		1		4	
五年乙		9				9	
六年甲		5				5	
六年乙		6	2		1	9	
高三		10				10	
合 計		79	6	5	1	91	

檢查後的辦法

本校此次檢查學生身體，對於有疾病者，均以公函通知其家長，請該生家長速為設法診治，對於患顆粒性結膜炎者之通知：謂此病日久傷目，且富傳染性質，宜令速赴醫院診治；對於患化膿性中耳炎者之通知：謂此病日久難治，且於個人衛生，公衆衛生，均有妨碍，宜令速赴醫院診治，並宜於治愈後，再行來校上課；對於患白癬症者之辦法，由校醫代配擦藥，每生一包，其通函略謂：學生某人，現患白癬病，茲交該生帶回擦藥一包，請令該生先行藥髮，然後擦抹此藥，俾得早日就痊為要，聞此次檢查統計表，知學生

預科一年級 民國十二年
預科一年級 民國十二年
預科一年級 民國十二年
預科一年級 民國十二年
預科一年級 民國十二年

北京師大平民教育社雜費出納表

經理姚以齊報告

民國十二年上期

月	日	摘 要	收 入	支 出
3	22	會計魯世英君交來洋票	\$002	200
	23	又交來郵票	\$004	190
	25	買流水賬簿一本		\$000 100
	25	到公記兩印刷局辦印雜誌交涉車費		\$000 150
	29	買歡迎mlCall用信等信封		\$000 100
	"	到公記印刷局函用郵票		\$000 010
	"	致mlCall及校外社員信用郵票		\$000 050
4	30	萬玉送61期雜誌稿到燕京印刷局市費		\$000 100
	2	萬玉送61期雜誌到總郵局發寄車費		\$000 030
	3	買小印泥一盒		\$000 180
	5	買橡章印油一瓶		\$000 200
	"	買圖釘二十顆		\$000 100
	19	到燕京印刷局交涉印務車費		\$000 070
	20	買橡章印油一瓶		\$000 200
	22	歡迎鄧萃英先生講演買茶葉		\$000 010
	29	又		\$000 010
5	1	發各省師範小學勸學所優待券信用郵票		\$003 000
	4	買通告用洋連酒紙三張		\$000 034
	29	請鄧萃英先生講演買茶葉及		\$000 110
	"	萬玉送登講演新聞至報館車費		\$000 100
6	15	續發各埠優待券信用郵票		\$000 100
	18	覆各埠來函索取優待券信用郵票		\$000 100
7	4	買貼本社歡迎孟祿博士像紙板		\$000 060
	8	致燕京印刷局函用郵票		\$000 010
	8	覆四川達縣國民校及宣化師範講習所函用郵票		\$000 060
8	11	覆四川渠縣熟來收到函用郵票		\$000 030
9	18	覆四川何祕輝續派雜誌函用郵票		\$000 030
	29	覆本京甄景慶君索優待券函用郵票		\$000 010
10	10	總 計	\$002 200	\$001 454
	"	結 餘	\$004 190	\$003 400
		大郵大郵	\$000 746	
		洋票洋票	\$000 790	

症者之辦法，由校醫代配擦藥，每生一包，其通函略謂：學生某人，現患白癬病，茲交該生帶回擦藥一包，請令該生先行藥髮，然後擦抹此藥，俾得早日就痊為要，聞此次檢查統計表，知學生

十一級中，患顆粒結膜炎者，多至七十九人，則此病傳染之厲害，至為可畏；欲防此病之傳染，勿帶他人之眼鏡，洗臉時勿用他人之手巾，斯為最要也！